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 级 公 开 _____

黑龙江大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述评

申 请 人： 刘先颖

学 号： 2090329

培养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专业：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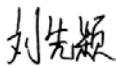
研究方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

指导教师： 隽鸿飞 教 授

完成日期： 2012 年 3 月 28 日

独创性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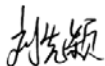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科研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黑龙江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2012 年 5 月 21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黑龙江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黑龙江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12 年 5 月 21 日

签字日期：2012 年 5 月 21 日

中文摘要

列斐伏尔的思想无论从前期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还是到后期转向对社会空间的研究都是对现实和时代问题的反映和表征。列斐伏尔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扭曲和异化，并试图从城市空间的视阈对日常生活批判做出新的表征，试图将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融入空间化的理论致思之中，通过对空间的解读对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做出了新的解答。他对社会空间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空间的生产》一书就是其空间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他从社会空间、城市空间和政治空间的视阈来解读空间生产，将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和全球化以及政治相融合，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的剖析，构建起以空间为本体的总体性知识理论体系。然而理论的成果并非列斐伏尔的最终目的，他的终极诉求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哲学的新的政治构想。虽然列斐伏尔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空间的思想，并把人们从时间的狭隘视阈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开始关注时间之外的空间，但其理论由于脱离实践，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乌托邦性质。

关键词：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日常生活；马克思

Abstract

Lefebvre's thought is always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ality and time, including the thought of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in his early time and the thought of turning to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space in his later time. Lefebvre, with a keen eye, captured the distortion and alien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ried to make a new reflection of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within the sight of urban space. That is to say, Lefebvre's attempt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istortion and alienation of everyday life within the sight mixed by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His study of the social space has groundbreaking meaning and the book name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his thought.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ace includes the social space, the urban space and the political space, and made the space link to the people's everyday lives, urba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ol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ace, Lefebvre buil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overall knowledge of the space. However, the ultimate goal of Lefebvre is not the theory and his ultimate aspiration is to build a new political concep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hilosophy of Marx. Although Lefebvre expanded Marx's thinking about the space and liberated people from the narrow of time so that people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pace outside of time, but because his theory lack of the essence of the practice so that it have to possess the nature of Utopia inevitably.

Keywords: Lefebvre; space production; daily life; Marx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现状	2
第三节 本文的主旨大意和逻辑结构	6
第一章 空间生产理论的源起	8
第一节 空间生产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	8
第二节 空间生产理论的思想渊源	9
本章小结	10
第二章 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化转向	11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异化与批判	11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	13
本章小结	16
第三章 空间生产理论的思想内容	17
第一节 列斐伏尔对空间的阐释和批判	17
一、空间的社会性质	17
二、对社会空间的区分	18
三、对社会空间的反抗	20
四、社会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	21
第二节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	22
一、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	23
二、全球化与城市化	24
三、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25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空间政治学的批判	26
一、政治空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27
二、城市规划是资本主义空间政治性的集中体现	27
第四节 空间生产理论在列斐伏尔思想理论中的地位	28
一、全部思想的精华	28
二、空间生产理论的启发性和独创性	29
本章小结	30
第四章 空间生产理论的意义和局限	32
第一节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积极意义	32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联系	32
二、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突破	33
第二节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局限性	36
本章小结	38
结论：“空间的生产”：一种新的生活政治策略	39
参考文献	42
致 谢	44
独创性声明	45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列斐伏尔是现代法国思想大师中的杰出人物，在现代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不仅是日常生活批判思潮的倡导者，也是区域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空间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一直以来都被学界奉为空间理论分析的经典著作。列斐伏尔将空间分析与城市化、全球化以及日常生活的批判融合贯通，开创了空间研究的新视阈。笔者之所以要探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不仅因为列斐伏尔在该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拥有的成就，还因为他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从时间转向了空间，弥补了以往社会理论对空间研究的漠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他最先对空间及空间问题进行理论解构，提出了城市的权利和城市革命的命题。其次，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全球化的实质在于城市化，而城市是全球空间的脉络背景，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城市化作为现代性的空间化与日常生活的策略性规划的主要隐喻，它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存活，并成功地再生产了生产关系。正是由于列斐伏尔在空间理论方面的创造性和开创性，本文便试图通过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剖析，即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探究，来揭示列斐伏尔笔下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如何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城市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如何使资本主义存活并得以成为全球化的内在机制；世界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追溯列斐伏尔转向“空间的生产”研究的原因，说明其目的是想提出一种新的政治构想，不同于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时间限制的，在空间的探究中完成社会空间的革命，从历史的解放完成空间的政治学跨越。可以说，其政治目标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目标的空间化改造。

列斐伏尔借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解构和批

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现状。但列斐伏尔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简单重复，它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仅仅看到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物质生产的地方，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空间限制的“自我生产”的历史过程。他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从时间转向空间，实现了其理论上的巨大突破。同时，这种理论又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普遍物化和异化的社会现实，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转向空间的社会理论构建，提出新的政治构想。虽然这种拘于空间生产的政治构想存在局限性和空想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对生活异化造成的人的价值缺失和意义虚无的一种解构和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空间解答。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其理论的实质和创新之处，为当代人成为“完整的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二节 国内外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现状

列斐伏尔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常青树，其理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以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列斐伏尔就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国内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现状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列斐伏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 50 年代，他的一些美学与哲学著作即被翻译成中文，建构起一个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的人本主义美学。他用美学原理的框架，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和发展，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 60-80 年代，他的一些关于国家理论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着被官方化、教条化的危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海内外汉语学界对列斐伏尔思想研究渐多。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于 2006 年出版的《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著作介绍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该理论向空间思想的转变、列斐伏尔的都市化乌托邦梦想及完美的“总体的人”的构想；还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吴宁教授于 2007 年发行的《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

究》，成为系统梳理和研究列斐伏尔的异化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现代性和空间理论的主要著作，才外著作还结构了列斐伏尔是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重构社会城市的。此外，还有 1998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的周穗明先生的《“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2001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的陈学明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2003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衣俊卿先生的《20 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和南京大学发行的张一兵和胡大平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这些著作也都介绍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把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流派中的一支加以研究，以此唤起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中国化，质疑、反思中国的日常生活。但对于列斐伏尔后期的空间生产理论，学界的研究不是很多，主要的代表作有吴宁的《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李春敏的《近年来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研究综述》；陈忠的《空间生产、发展伦理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车玉玲的《对空间生产的抵抗》；庄友刚的《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尤作欣的《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从晚年列斐伏尔到大卫·哈维》；汪民安的《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等，目前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与大陆学界研究角度的不同，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台湾方面对列斐伏尔的研究侧重于其晚期，并主要将其理解为一位具有“后现代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与地理学家。1988 年台北的明文书局出版的夏铸九和王志弘一起编译的《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是一部较早译介（包括晚期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在内的）当代西方空间理论观点的参考资料汇编。王志弘所开设的“空间—社会理论选读”的课程，则将列斐伏尔的研究放在一个突出的重要位置上。受其影响，上海学者包亚明等人于 2001 年出版了《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是对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的一次重要介绍与运用。由包亚明主编的《都市与文化》丛书已经将列斐伏尔作为此丛书第 2 辑《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之重点人物加以详细介绍。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列斐伏尔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对其日常生活

批判的研究比较深入。主要集中于对其理论的思想来源和现实诱因、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内在关联、其理论的意义与局限等方面的研究。但从总体来看,对于列斐伏尔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空间:一是列斐伏尔用法语著述,而国内学者多攻英语,再加上社会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导致对其原著的研究还很欠缺。二是对列斐伏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研究,而对其后期的空间生产的理论还很不研究,特别是对其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生产的转变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而且目前大多数对其思想的研究仅是片段性和局部性的阐述,缺乏清晰的逻辑和全面整体的把握。

(二) 国外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现状

到目前,在法国本土,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的权威是巴黎国家社会研究中心教授米歇尔·特雷比希,但他并没有写出研究列斐伏尔的专门著作,而只是一些份量重要的论文,且主要是对其早期思想即“哲学家小组”时期的思想研究。列斐伏尔在自己祖国的传记著作是1988年雷密·赫斯的《列斐伏尔的百年传奇生涯》。

在英语世界,对列斐伏尔的生平著作思想的译介与研究,比起法国其他当代思想大师,如萨特、福柯、德里达、阿尔都塞而言,都来得要慢,成果也出的比较少。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一些相关英语研究著作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缺乏具体的研究。主要的有,乔治·李希特海姆于1966年出版的《现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R·Gombin的《现代左派的起源》;1982年A·Hirsh的《法国左派的历史概览》;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入的著作是(M·Poster的《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80-90年代,学者对列斐伏尔生平的研究明显增加,值得一提的有以下著作:爱德华·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重提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问题》;M·戈特迪纳1985年出版的《城市空间的社会性生产》;M·G·伽丁纳2000年发行的《日常生活批判》;B·谢尔兹的《列斐伏尔,爱与斗争:空间的辩证法》以及2004年斯图亚特·埃尔顿发行的《理解列斐伏尔:理论与可能》等。

此外,对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晚期的空间生产理论,其他西方学者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波斯特看来,《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是从逻辑上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借鉴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并认为,列斐伏尔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意识形态上揭露了异化的现实。而在第二卷中,列斐伏尔摆脱了马克思异化思想的逻辑框架,放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将日常的生活视为区别于经济与政治“平台”之外的另一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处在比马克思的“生产”更核心的位置,是新革命的源泉。爱德华·索亚分析了列斐伏尔的三种“空间认识论”,并且,为了实现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构建,索亚提出了两种途径:一是理论的途径,即直截了当的理性阐释社会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社会生活的空间与时间之间的构建、历史与地理的唯物主义;另一条则是经验的途径,他认为经验的途径是一条有希望的途径。这种经验的途径将空间性的唯物主义阐释应用于当代现实生活的政治和事件、矛盾与纠纷的研究。在《空间的生产》英译本的后记中,著名的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曾指出:1968年的事件让列斐伏尔认识到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政治的核心,因而充溢着革命的激情。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的政治性的关注不同,这种思想看到了视野的局限性,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受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转向了空间的自我生产。在此基础上,他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地理不平衡发展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将后现代空间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述中,以形成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表述。

不论是法国学界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的列斐伏尔,还是英语国家从空间理论、地理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方面来接受的列斐伏尔,目前西方所接受的列斐伏尔已不再是批判日常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是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后现代的批判理论家。

综上所述,鉴于对国内外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和不足,笔者认为,要想准确理解、恰当评估和平等对话列斐伏尔生产空间思想,就需占有第一手资料,准确翻译和研究列斐伏尔的文本著作。所以,笔者在对列斐伏尔做认真的文本研究基础上,从其生产空间思想的产生背景、思想地位、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内在关联以及其思想的意义和局限等方面力求对列斐伏尔的思想做出整体和准确地把握。

第三节 本文的主旨大意和逻辑结构

本文是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深度解析。主要分为四个章节和一个总结。在正文的开头一章，笔者追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思想的理论来源。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两个角度解构其思想的产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逐渐复苏，城市化突飞猛进，由此伴随的异化问题也日趋凸显。而且早在学生运动时期，列斐伏尔就观察到了日常生活的城市条件对激烈的革命运动的影响。因此，1968年，自从学生运动结束开始，列斐伏尔就把研究重点集中在了城市化和空间的生产问题上。毋庸置疑，列斐伏尔空间的理论方法是以马克思的理论方法为前提的，并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与此同时，黑格尔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等理论思潮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列斐伏尔的思想。通过对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他开始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开始关注空间生产问题。

通过第一章的追溯，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生产理论是从关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开始的。所以在第二章，笔者主要阐述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化转向，即列斐伏尔如何从日常生活的批判转向空间的生产理论。因此，这一章分为两个小节：日常生活的异化与批判；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通过这章，笔者想要表达的是空间的生产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理论或思想，而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是列斐伏尔从城市空间的视阈对日常生活批判做出新的表征，是将异化、日常生活和城市化问题都融入进空间化的理论致思之中，通过对空间的解读来对异化、日常生活和城市化问题做出的新的解答。

既然，列斐伏尔转变批判视角，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转向空间的生产。那么他的空间生产理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呢？在文章的第三章，笔者就空间生产理论做了深入剖析。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篇章，所以用了四个小节来加以阐述。第一小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论述了空间的生产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另一方面具体解析了空间的社会性质以及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区分和对社会空间的反抗。第二小节从微观角度具体地解析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结合

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解析城市权利和城市革命，得出结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其存在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虽然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就其资本主义的产物来说，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因此在第三小节中就资本主义的空间政治学进行了批判。最后一节解析空间生产理论在列斐伏尔思想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既然空间生产理论在列斐伏尔思想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肯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在论文的最后一章中，笔者从积极意义和局限性两个相反的视角对空间生产理论做了定位和评价，并将其与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对比，找出其突破与不足。最后得出结语：“空间的生产”理论提供的批判是一种新的生活政治策略。

第一章 空间生产理论的源起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列斐伏尔的思想也受到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从前期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到后期转向对社会空间的研究都是对现实和时代问题的反映和表征。他的对社会空间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其《空间的生产》一书就是其空间生产理论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第一节 空间生产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

列斐伏尔生于 1901 年卒于 1991 年，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而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列斐伏尔的思想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从对现代社会的理想化幻想到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到突破马克思思想时空的局限，最终针对消费主义时代的极端异化、官僚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现状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将日常生活、现代性的问题寓于空间的视域进行解答。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的。

伴随着列斐伏尔青年时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出现的精神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栖身巴黎学习工程技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黑格尔、叔本华、斯宾诺莎、尼采等人的学说。这之后他又从巴黎赶到法国东南部的小城普罗旺斯，并在这里的当地大学师从莫里斯布隆士学习哲学和神学。在此期间，他深受天主教神学家阿香德·弗洛尔思想的影响。从大学获得哲学专业的文凭之后，列斐伏尔于 1919 年又回到巴黎，进入法国当时最著名的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博士学位课程。在巴黎大学求学的这一经历对列斐伏尔的一生具有很大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他与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创建了“青年哲学家小组”和《哲学》杂志，真正开始了他理论探索的生涯。当时正值一战结束后，激烈的战争使得传统的价值体系土崩瓦解，使得共同的生活理想粉碎殆尽。人们，尤其是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普遍的被“战后忧郁症”所感染。但与此同时，城市化和工业化却发展迅速，这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单调、

^①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第 121 页

枯燥、乏味。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才使得列斐伏尔开始关注生活本身，开始关注实践理念和实践哲学。为了完善自己的理念，共同反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列斐伏尔等一批“青年哲学家小组”成员还与当时的达达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们建立起了思想同盟。二战前后，列斐伏尔的生活极其窘迫，也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才使得他有机会贴近生活，观察生活，并且观察得深入、细致。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战后的复苏，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有所发展，城市化更是突飞猛进，由此伴随的异化问题也日趋凸显，而且早在学生运动的初期，列斐伏尔就观察到了日常生活的城市条件对激烈的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结束后，列斐伏尔的理论兴趣就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和空间的生产问题上。

第二节 空间生产理论的思想渊源

毋庸置疑，列斐伏尔空间的理论方法是以马克思的理论方法为前提的。对此，列斐伏尔直言不讳：“我蜿蜒前进……通过马克思的思想……我开始走到空间问题面前。”^①他从《资本论》中获取灵感，从异化思想中找到理论根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为他空间的生产思想提供了辩证的唯物主义方法，从而看到了实现总体性革命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黑格尔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等理论思潮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列斐伏尔的思想，尽管列斐伏尔对他们的态度并非一致。当他还是“青年哲学家小组”成员的时候，就开始触碰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通过对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他开始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开始关注他们周围的现实生活。而且通过对现实的关注又使得他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革命的意义之重大。而对于这一问题的逐步深入研究又促使他进一步地认识到了空间的生产问题，并且敏锐地指出，如果对空间加以研究，将社会形态的变化与空间的变化联系起来，就可以在空间的视域内解答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问题。《空间的生产》一书集中体现了这项研究的理论成果。实际上，正是由于列斐伏尔对社会历史变迁的敏锐洞察力和其思想的开放性和丰富性，使他能够跟随

^①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234页

时代的变迁实现其思想的变革。

本章小结

纵观列斐伏尔的一生会发现，他涉猎广泛，思想中心经常发生转移，但这些转移都是顺应时代变化而做出的理论变革，而且不论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还是对现代性的觉醒，到最后的空间的生产理论的诞生，列斐伏尔都是为了一项事业，就是消除现代性的悖论所带来的异化，克服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实现全面占有自身本质的总体的人的革命。

第二章 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化转向

列斐伏尔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扭曲和异化，并试图从城市空间的视阈对日常生活批判做出新的表征，试图将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融入进空间化的理论致思之中，通过对空间的解读来对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做出新的解答。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异化与批判

长期以来，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漠视，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人们日常生活的高度异化现象日渐凸显，而实证主义和解构主义并不能给人们以合理的解答，理论和现实的困境迫使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就已经推出了他关于日常生活研究的代表作：《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相继发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倾其一生关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致力于日常生活的批判。他深受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以及尼采哲学的影响，坚持总体的辩证法，诉诸于“总体的人”的实现。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存在一个内在的转变过程。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的第一卷中列斐伏尔写道：“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将把人(现实的和可能的)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之间的分离作为它的主要目标，并且将暗示一种日常生活的复兴”。^①“此刻，真正的现实和真正的变革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深处”。^②在这里，列斐伏尔笔下的所谓的日常生活是对前现代社会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化。“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观念中最高等和最伟大的方面是融为一体的”。^③这种与高等文明融为一体的前现代社会是人占有自身本质的社会，是人充分发挥人性的社会，是人充分彰显人道的社会。在这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文诉求已经转化成了对前现代社会的理想化构想。然而，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这种理想的

^①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第127页

^②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第137页

^③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第321页

生存境遇，带来了日常生活的普遍和高度的异化，但这也促使了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再思考。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列斐伏尔就不再局限于从前现代社会的层次上厘定日常生活的概念，而是将日常生活界定为“总体中的社会实践的一个层次”。^①也就是说，人类世界不仅仅是一个由历史、文化构成的整体的社会，或是仅仅由政治的上层建筑来界定的，而是由日常生活决定的。日常生活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在其中充斥着快乐与痛苦、满足与缺失、实现与空洞等等的反复运动。日常生活的反复运动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都被卷入了这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因而，对于日常生活只能从辩证分析的视角才能解读透彻。在这里，日常生活俨然已经成为人们一切活动的基础，它不再是社会的子系统，而是社会的基础层次。“国家现在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它的基础是日常”。^②列斐伏尔不赞同将马克思视为纯粹的经济决定论者。他认为，“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然而今天的日常生活已经取代了经济因素的地位”，^③而且“日常生活以其自身的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④由此列斐伏尔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范式，他甚至从《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所开启的中后期思想中根本上解构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的决定论，完成了从物质生产主导向符号消费主导的转向，这一转向也顺应了消费主义的时代背景。在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广告、传媒所宣传的虚假的符号和消费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现代性的日常生活陷入了由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工业文明和由官僚统治制度所控制的全面异化之中。“日常生活并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消失，但是日常生活的确经历了变革，它已经丧失了它那弥漫于整体之中的丰富性，它的非人性化和单调乏味暗示了它不再是富有潜在主体性的主体，它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客体’”。^⑤

列斐伏尔将当时的社会现状命名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这个官僚社会

^①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31 页

^②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123 页

^③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197 页

^④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123 页

^⑤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59-60 页

在其实质上也就是韦伯意义上的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科层制社会，“这个社会的组织对象和它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则是日常生活”，^①官僚机制正是通过控制日常生活来实现自身的统治。这样的官僚社会也就是一个被符号和消费所控制的社会，在官僚社会统治下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为了不断再生产统治力量的消费领域。对列斐伏尔而言，消费被控制和被消费控制的官僚社会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社会。“一个恐怖主义的社会是一个过度压抑社会的逻辑的和结构的后果，强迫与自由的幻觉聚集在一起，未被认出的强迫包围着各种共同体(及其个体成员们)的生活，并根据一个普遍的战略将它们组织起来，在他者导向的(other-directed)和内心导向的(inner-directed)良知之间的区别被废除了，因为现在扮演内心角色的是伪装的、整合的、正当的他者，对立被迫保持沉默，这或者是通过将其谴责为是一种败坏并因此而使之无效，或者是通过整合来实现的”。^②这种恐怖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压迫从四面八方袭来压迫着每个个体，这种恐怖以一种合理性的表象出现，是隐蔽的，存在于人们的无意识之中，人们不自觉的为这种恐怖的异化服务，每个个体同时是被恐怖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而这无疑是令人恐怖的事情。“异化呈现在每天的生活中，呈现在无产者的生活中，甚至呈现在小资产者和资本家的生活中(差别在于资本家与异化的非人化的权力相互勾结)”。^③

随着日常生活异化程度的变化，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从对前现代社会的理想化构想转变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和消费本质的剖析，对官僚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深刻批判。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内在转向，为其开拓更广阔的批判视阈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并没有停下转变的脚步，甚至在晚年，列斐伏尔还敏锐的发现，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的目标已经异化为社会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城市化问题也已成为工业化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成为工业化实现的

^①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60 页

^②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147 页

^③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167 页

先决条件。这时期列斐伏尔的致思理论可以概括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作为资本主义生存根基的具有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空间组织紧密相融合”。^①基于此，列斐伏尔开始其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转向。然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不是对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背离，而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发展，只有立足于二者理论上的联系才能真正理解空间化转向的内在缘由和对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意义。

从本质上来看，“空间转向并没有改变日常生活这个微观层次的基础地位”，^②只是将日常生活及其异化现象纳入到空间的视阈中，进行了空间的本体化转向。因此，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资本主义的官僚社会就是一个由符号和形象所充斥的抽象的空间，是一个高度异化的符号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抽象的世界中，人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与自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的生命本真亦被异化，人成为符号的附属品，成为一个符号的表征。这个虚假的符号世界，总是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的(real)”转移出去，也就是从“可能的(possible)”转移出去。因为异化克服的可能性途径也寓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中，而符号作为当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要遮蔽现实。在人们的消费被符号所支配的官僚社会理论中，符号的异化统治获得了一种空间化的表征。“当形象和符号的世界占据空间的时候，它用一个精神的，因此是抽象的空间来取代空间的实践，它只是在形象和符号的抽象中营造一种统一的表象”，^③而这种统一的表象不具有真实性，而仅仅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幻觉。列斐伏尔写道：“在知觉领域中的关系并不反映社会关系本身，相反，它们掩饰后者。”“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在感觉的一肉体的(或实践和知觉的)空间中是不可见的”。^④这个日常生活的空间以一种虚假的符号的意识形态来遮蔽资本主义的存在根基——生产关系，从而利用日常生活的无意识来加强资本主义的官僚统治，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生产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嵌套在一起的，在空间的生产中，生产关系的再生

^①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91页

^②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Wiley-Blackwell,1991.第366页

^③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Wiley-Blackwell,1991.第389页

^④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Wiley-Blackwell,1991.第211页

产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加以实现的。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表征的是一种固有的存在于财产关系中并与生产力紧密相连的社会关系。在他的视阈中，社会空间并不是一种附属的或派生的现象而是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和意义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根基作用的。列斐伏尔进而指出：“尽管它(社会空间)是被使用的产品，被消费的产品，它也是一种生产的手段，交换的网络和原材料与能量的流塑造了空间，同时也被它所决定”。^①

在普遍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管人们以什么身份出现，不论是作为一名购物者，还是一名娱乐者，不论你是在享受生活还是劳动创作，你在本质上都是被动的，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为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推动力。商业区、住宅区，甚至是公共场所等社会空间也无不打上了土地所有权的烙印，体现着工具化的官僚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对人们生活空间的符号化强制与建构。当现代的个体身处于这些虚假的空间建构中，满足于虚假的符号所带来的享受时，他们作为符号使用者却恰恰成为了实现抽象空间再生产的生产者，他们以自身异化的日常实践推动着抽象空间的再生产，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反过来又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强权统治并加剧了日常生活的异化。因此，日常生活仍是列斐伏尔批判的对象，只是他找到了在日常生活中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关键——社会空间的再生产。社会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维护其统治的基础也是再生产其生产关系的工具，因而在本质上它表现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列斐伏尔的笔下，这种社会空间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成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另一个平台”，但应当申明的是，这种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仍然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列斐伏尔明确指出，“亲切熟悉的日常实践正在不断地将空间的表象(地图和城市规划、交通和沟通系统、由形象和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归属于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自然、富饶)，这种不断的关联扮演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角色，它取代了任何明确的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空间是一个陷阱——就它逃避直接的意识而言就更是这样了”。^②

^①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85 页

^②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232-233 页

本章小结

列斐伏尔晚年的空间转向并不意味着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漠视和抛弃，而是改变了批判的视角，从城市空间的视阈对日常生活批判做出新的表征，是将异化、日常生活和城市化问题都融入进空间化的理论致思之中，通过对空间的解读来对异化、日常生活和城市化问题做出新的解答。正如郑震所认为：“列斐伏尔晚年的空间生产理论升华了其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不仅超越了主观空间论（现象学），而且超越了客观环境空间论（社会学），对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等片面立场做了有力驳斥，推动了社会学的变革和进一步发展。”^①然而，列斐伏尔在批判现代社会空间时却忽视了对现代社会时间这一分析维度的反思和批判，他依然深陷于时空二元论的桎梏之中，他对现代空间的优先性的强调，以及将现代社会中的时间和空间在相互作用中彼此对立的做法，最终只能陷入乌托邦的迷梦中。

^①郑震.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J]. 社会科学研究, 2011 (3). 第 3 页

第三章 空间生产理论的思想内容

列斐伏尔从社会空间、城市空间和政治空间的视阈来解读空间生产，将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和全球化以及政治相融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空间生产理论。

第一节 列斐伏尔对空间的阐释和批判

现代主义对时间的执迷驱使后现代转移目光，诉诸对空间的关怀。从空间的视阈研究和解构对象，成为当代人们摆脱生存困境寻求出路的思想性前提。基于此，对空间的解构，不仅成为当代哲学的紧迫任务，也是未来哲学的致思取向。20 世界末，学界出现了空间的转向，列斐伏尔作为空间理论的开创者和倡导者，成为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一、空间的社会性质

列斐伏尔敏锐地发现，现代的人们不再纠结于对空间的本体论追问，而是趋向于对空间生成过程的关注。正是在空间的生成过程中，空间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被赋予了社会性、真实性和意义性。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①每个社会都具有独特性，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同样生产方式也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空间生产。因此，每个社会都需要生产相应的空间来维系其发展和演进。空间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的演进过程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可以说，因为社会的过程性，空间也被赋予了过程性，空间为社会所界定。同时，如同自然人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一样，空间的社会化也是社会空间化的过程，社会生活既是空间的创造者又是它的产物。“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②空间的生产与社会生活内在地交融在一起，使社会性成为空间的内在属性。社会是过程性的，因此列斐伏尔所理解的空间也不是一个静止的和稳定的地理位置，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过程性，由许多动感的因素交错而成的。

^①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146 页

^②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165 页

吴宁对列斐伏尔的这种社会化的空间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他说“空间的中性特点逐步减少，能动性逐步增强：它不仅是工具也是目标、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实在的也是隐喻的，既是社会生活的媒质也是它的产物，不仅是活跃的当下环境更是创造性的先决条件，不仅是经验的更是理论化的，不仅是工具的、策略性的更是本质性的”。^①这种社会化的空间不仅是一个摆脱了抽象化而被具体化的名词，而且是内涵着人的生活过程的动词。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许多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②空间是与社会和历史内在融为一体的。空间、社会和历史铸造了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

这种空间因为被赋予了人的意义，被人化了，所以丧失了原本“纯真无邪”的内容，而成为人类有目的实践劳动和交往活动的产物。因此，这种人化的空间就不再是抽象的空间，而是成为被人类的各种活动和场所具体化和工具化的空间。因此在空间中，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斗争，空间成为各种矛盾的社会力量相互纠结的战场。但空间的生产并不是对所有各种社会关系的被动包容，而是蕴含着内在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性的。

列斐伏尔对空间做了非空间性的解读，在他看来，空间既具有物质性，又是一个赋有意义性的精神空间，更是一种包容了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社会空间。空间的生产是与人的社会生活内在融合的，因而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变动，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社会矛盾同时又蕴含无限可能的流动性的过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动词”。

二、对社会空间的区分

明确了空间的社会性质，列斐伏尔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对社会空间进行划分。他对社会空间的区分是多元化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空间做出了不同的划分。

列斐伏尔所理解的空间可分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资本主义的

^①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科学.2008(5)

^②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Wiley-Blackwell,1991.第229页

生产要素和生产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属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主要是指人们的思想、想象和心理的活动。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物理空间会在心理上产生影响，影响心理的波动，心理的空间也会影响个体在物理空间的行为。但不论物理空间或是心理空间，在人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社会空间。人是社会中的人，人是在创造自身生活的社会的过程中创造了生存的空间，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而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的大背景下，列斐伏尔从宏观上将空间划分为具体空间和抽象空间。具体空间是指处在原始的自然状态的空间，这种空间具有使用价值，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抽象空间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空间，即“没有独立社会存在”的“视觉的-几何的空间”。列斐伏尔之所以做出如此的断言，是基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对原始空间的挤压，是以一种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抽象空间取代了包含异质性的具体空间。这种抽象空间利用权力机构和商品生产不断进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将具体空间裹挟其中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对空间的考察不仅仅要从社会的维度，还需考察三个重要的层面：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因而从对空间进行解构的角度，列斐伏尔又把空间分为了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三个层次。空间实践对应的是空间的实在，空间再现对应的是构想，再现空间对应的是认知。空间实践是物质性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组织和使用的的方式紧密相关，属于感知的层面，可以通过感觉经验的手段来直接把握。空间再现是概念性的空间生产，是人对空间的自我追求和自我意识，属于构想的层面，是在艺术的层面上对空间的把握，是艺术对科学的对抗，主体对客体的反抗，是具有个性的艺术家或哲学家或建筑师施展身手的地方。再现空间，是人们生活和居住的空间，因而属于生活的层面，是人们生活的空间，是认识和实践相互作用的场所，正如同生活中充满斗争和矛盾，充满着主客体的统一一样，这种生活的空间也是一个布满矛盾和不稳定因素的具有张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主体与客体、欲望与满足、肉体与精神、差距与协同等等张狂的世界。“是梦想、欲望、幻想、象征、潜意识、情感、日常生活里难以言

说的感觉，是身体、节庆、狂欢、幽微、人类交往沟通的空间。”^①

通过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解构，我们可以发现，他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这样的空间就不仅仅是物质的空间、自然的空间，也不仅仅是精神的空间，而是由人的劳动和实践创造的空间，是一种内涵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不断再生产过程。

三、对社会空间的反抗

哪里有空间的压迫哪里就有空间的反抗。在列斐伏尔看来，压迫是与反抗并存的，是辩证统一的，对空间的压迫越大，反抗的声音也就越大。特别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背景下，这种对社会空间的反抗也就越发强烈。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空间，而是人生活在其中的空间，因而空间必然包含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空间作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也必然反映了生产的不平等和社会的分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驱使剥削和压迫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通过压迫空间来维持自身的统治，将贫苦的人们挤压到边缘地区，他们没有看到，边缘既是压迫的地方同时也是反抗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压迫越深入，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空间的声音也就越强大。因而，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伴随着社会空间集权化和政治化的是对社会空间的反抗。

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已经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资本家占有的空间太多，挤占了贫苦大众的空间，因此阶级的斗争实质上成为了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或者说阶级斗争的焦点已经成为对空间的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他说：“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②列斐伏尔继而提出了反抗社会空间的有效途径，即意识上的空间革命。他认为，只有意识上的空间革命同时发生，才能消除空间的神秘化，才能激发一种革命性的空间意识，社会革命才能成功。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空间

^①张子凯. 列斐伏尔“社会空间”思想研究[D]. 北京大学, 2008. 第 32 页

^②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334 页

的剥削和压迫本质，才能激发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改革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空间的反抗，资本的逻辑就会肆无忌惮地在全球扩张，将全球作为其空间压迫的殖民地。资本在空间的世界性转换中谋求最大利益，资本所创造的空间应成为金钱和利益的化身，空间本身已经成为可以销售和谋求利益的产品。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的再生产来谋求利润，在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完成全球化的空间压制，然而，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深入必然也存在内在的隐患和危机。资本主义的矛盾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抗，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空间的不断扩大又延长了资本主义活动的时间，使资本主义得以残喘。

列斐伏尔通过空间革命所要实现的社会空间是一种异质性的空间，是一种包含差异性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他要将被资本主义空间压迫的边缘地区重获解放，使这些空间重新获得可能性、开放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使那些受压迫、剥削和边缘化的人们获得自身的自由和权利，而代替那资本主义空间的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空间及其生产形式。

四、社会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把空间理论与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理论。列斐伏尔说：“正如日常生活被资本主义殖民化一样，日常生活也被社会空间占据。”^①资本主义将空间抽象化，这种抽象化的空间通过政治化和商品化将原始的、历史的、自然的、物质的具体空间淹没和殖民，使日常生活陷入空间的异化状态中。但列斐伏尔并没有因此丧失希望，他敏锐地看到对压抑的反抗也蕴含在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对日常生活自身的批判与反思就是革命的希望。在他看来，虽然日常生活已经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占据，同质化、集权化、商品化已经成为现代性日常生活的表征，但是反思和革命的潜能仍然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化社会中。“重要的是要把欲望回归到前现代社会的感性特质上来，并与重复、弥散和绵延的日常生活相分离，去发现和营造一个自由和快乐的空间。”^②资本主义

^①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357 页

^②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第 217 页

将空间抽象化，这种抽象的空间又将人和人的日常生活抽象化，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人的生活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的生活成线性的单向度发展，成为统治化的生产。但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独特性，每个人的生活都要丰富多彩，这种差异性强烈地要求挣脱同质化的束缚重获自由。当抽象的空间肆无忌惮地剥夺自然空间的生存权时，差异的空间也正在力求重构这种自然的世界。

与福柯只关注医院、学校等非日常生活的体制化空间不同，列斐伏尔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是人们通过日常的生活、交往等活动而展开的空间。与非日常生活空间的开放性和变动性相比，日常生活空间相对封闭和狭窄。一方面，人要融入到社会集体当中，另一方面在日常交往中又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捍卫自我的空间。然而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过分狭窄和拥挤，而拥挤更使人们需要不断再生产空间来谋求生存，对生存意义的寻求不仅需要面对空间中的物，更需要面对空间本身，通过改造空间来改造生活。空间，在其现实性上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切入点。列斐伏尔用差异性和异质性的空间反对同质性的空间，用日常生活取代了马克思笔下的劳动场所作为人们反对剥削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域，日常生活是民主反对集权的空间，是人民发挥革命性精神与创造性才能的空间。

列斐伏尔从空间的宏观角度和日常生活的微观角度给予社会双重的关注。日常生活和空间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平台之外的崭新的平台。透过这个平台，列斐伏尔表达了对同质化、等级化、集权化、政治化等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产物的反抗。他将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通过对空间的反思展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通过对空间的改造展开对日常生活的革命。在列斐伏尔眼中，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应是差异性的人在其中能自由发挥创造性和才能的空间。

第二节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

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所谓现代化大都市中，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空间被切割和支离，城市失去了自身的权利。而且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还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殖民地”进行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基

于城市空间中彰显的种种问题，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展开批判和解构，以求找到复归城市权利的革命途径。

一、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

在《城市的权利》一书中，列斐伏尔明确提出了“城市的权利”。所谓的“城市的权利”就是指城市中的公民有权控制城市中的物质生产，公民和公民所在的城市有拒绝外在力量控制和压抑的权利。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在城市中心集中所构建的空间组织和机构，挤压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人们不得不改变生存方式向城市边缘移动。而列斐伏尔的“城市的权利”就是要赋予人们拒绝向外围移动，拒绝国家和资本压迫的合法性。与“城市的权利”相伴生的是“差异的权利”，即每个人都有保持自身的异质性和生活的差异性的权利，反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对城市空间的同质性奴役。在这本书中，列斐伏尔还将城市的历史过程划分为三个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城市时代。在他看来，工业时代为城市时代做铺垫，工业革命是城市革命的先导。城市已经演化为科技理性和技术理性发展的最佳空间存在形式，因而工业不得不依赖城市，成为城市的附庸。正如同工业革命改造了农业社会一样，现在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和起决定作用的是城市革命。而什么是列斐伏尔所指的“城市的革命”呢？城市在现代的社会究竟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城市革命意味着当代社会面临着转型的时期，从一个追逐物质利益的经济化、工业化主导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城市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内，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城市社会如何构建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城市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问题。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难道城市就只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无力的上层建筑吗？或者是在生产力无限发展和经济利益无限增长基础上的附属品吗？当然不是，城市就如同具有科学技术的魔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但是内在地调节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影响着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变化。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已经代替工业、技术、科学，成为新的支配和革命力量，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了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

吴宁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将列斐伏尔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城市不仅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建筑环境，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载体，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城市空间是时、空、人、物的流转及其背后权利架构之组织与管理规划，所有资本主义关系通过城市空间组织作为载体实现再生产。”^①因此，列斐伏尔坚信革命的爆发空间是位于中心的城市，而不是被边缘化的空间。因为中心城市集聚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的压迫，随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深入，反抗压迫的声音也会越强大。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进行解构，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的集聚和危机相结合，将城市空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城市空间理论。

二、全球化与城市化

全球化，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覆盖和宣泄。资本主义的持续不断地空间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肆虐，并日趋发展为城市发展的标准尺度和规范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意味着普遍的和同质的城市化，是全球性的城市主义，是将一切具有差异的生产方式具有民族和国家特色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都归于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下。“许多事情都包含在全球化中”，“全球化要求时空的同质化”。^②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因而也是压迫和剥削普遍存在的空间，是矛盾和反抗集中的空间。全球化将这种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反抗普及化，因而争取差异和自由的空間的城市革命也是全球性的。

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维护其统治的基础。在列斐伏尔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初是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概念。因为工业化强调的是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关注的是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是以经济利益为内在的驱动力的。而城市化是生活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一个反面。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

^①吴宁.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 社会, 2008. 第3页

^②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244页

场所，工业化不得不依赖于城市化，成为它的附庸，因而城市化成为资本主义得以存活并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空间的拥挤迫使资本主义跨越国家空间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空间，进行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深化其城市化的进程，以求维持其统治。

列斐伏尔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实，并将全球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嘴脸。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是中心地区，发展中国家是边缘地区。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的金融机构和信息网络，通过资源、货币等的流动，对空间进行抽象，甚至空间自身也发生了异化，成为资本主义维护其统治的商品。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地殖民和压迫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话语霸权。在资本逻辑的压制下，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的空间再生产似乎获得了合法性。因而，即使有来自底层的反抗声音也已经淹没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进程中了。全球化展现了巨大的魅力，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国家化大都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城市规划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扭曲的标准已经深入到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新型城市和新型购物中心的建设等已经成为城市空间再生产的象征。空间成为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环境、区域、陆地等空间就像工厂中的机器一样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手段。

列斐伏尔将全球化、城市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他一方面围绕全球化的趋势对城市化的现实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又针对城市化的现实对日常生活展开批判。通过这种批判，列斐伏尔想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的本质面貌，唤醒人们的意识，通过城市的革命建立一种“游戏的城市”，是“日常生活成为每个公民和每个社区都能进行的创造”的城市，是欲望得以满足、需求得以实现的不再有恐怖的城市。

三、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通过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透彻分析，列斐伏尔发现，资本主义是被城市空间所充斥着，城市空间处处流出资本主义的痕迹。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只是空间规划中的要素，空间自身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牟利的工具。“从资本主

义空间中物质的生产到实际的空间生产转向”，^①资本主义是空间生产的核心，空间的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实现的。资本主义的空间表现为空间的无限再生产，表现为空间的“爆炸”，这种无限的扩张其内在的动力就是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和经济利益的无限追逐。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促使资本主义不断改造城市空间进而将城市空间改造为社会的“第二自然”。也正是由于城市空间的再生产，使如今的资本主义得以残喘。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资本主义的空间化具有隐蔽的外表。政治上的压迫失去了裸露在外的尖锐的对立，经济上的剥削失去了残酷的赤裸性。但这并未遮蔽列斐伏尔的双眼，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的“异化”，他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对城市空间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隐蔽的具有了新的形态的空间异化，并为人们找到了一条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途径。他发现传统的城市是社会文化的中心，但现在的城市已经被切割，政治和经济集中于城市中心，文化却被边缘化。随着城市空间的支离和分割，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后工业化的建设，城市俨然应经成为消费与市场的中心。这种中心集聚的是商品和资本，排除掉了所有威胁它统治的因素。“空间，它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经济工具，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清楚它所体现出来的矛盾”。^②列斐伏尔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的矛盾，它主张建立具有差异性和异质性的城市空间。他提出区域自治，认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受到资本主义空间组织压迫和剥削的人们来完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学生、妇女、工人、整个无产阶级都应当为自己的权利和城市的权利而战，为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权而战。通过对空间的压迫来谋求物质利益的资本主义本质与作为空间消费的人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政治斗争。

^①吴宁. 日常生活批判[M]. 人民出版社, 2007. 第 458 页

^②吴宁. 日常生活批判[M]. 人民出版社, 2007. 第 461 页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空间政治学的批判

一、政治空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政治从来都是一项不可避免的空间形式。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对理想社会的不断的探求，而现实中的社会只不过是给不甚完备的理性世界提供出某种解释。在柏拉图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空间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如何在宗教的控制之下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十九世纪中后期，宗教改革在欧洲普遍兴起后，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观点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并且在广大民众的压力下有所收敛，主要的追求开始转变为对一种良好社会秩序的追求，而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已经逐步转变为各种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的需要。

列斐伏尔说：“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①他指出空间是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在其看来政治性是空间的最主要本质之一，这是不容否认和不可改变的事实，除非资本主义灭亡。在列斐伏尔那里，政治首先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与人们的经济地位、生产关系、社会影响力息息相关的。与此同时，政治性的活动还要受到不同利益派别的影响和制约。这就决定了在同一政治空间里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空间的使用和支配权益是不同的，是有着区分的。受压制的一方当然会反抗，这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政治空间很久以来就是阶级国家进行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的重要环节，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存在，历史的还是文化的现实都可以成为政治调节的有效方式，都是为“当权者”服务的。政治空间是处在高端的，是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的空间、经济的空间、文化的空间等等，一切秩序的空间都是受其影响和制约的。

二、城市规划是资本主义空间政治性的集中体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规划是最能体现空间的政治性的。“城市的规划早已摆脱了一时一地的考察而走向了一种普遍的总体的认识论，它趋于系统化、科学

^①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265 页

化。”^①但是从根本上讲，城市规划是要服从政府的法律、政策及其各种规划的。政府不仅是在名义上更是在在实质上是土地空间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政府要有效地使用土地空间就必须依靠强大的政治手段，而政客是政治手段的具体操作者。因此具体的城市规划就丧失了它本该拥有的科学理论诉求和技术实践的试验，扭曲为一种政治上的追求，成为政客们相互攻击，捞取政治利益的手段。政治空间也就沦为了为政治集团服务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谁能够占有更多的空间谁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权。反过来谁拥有更多的政权他也会去谋取更大的空间。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已经成为政客们角逐的战场，成为一种新的财富的象征。如是，空间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如此的粉饰上一层强烈的政治色调。空间从来都不是一种科学上的研究对象，从政治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注定带有一种政治化的和战略性的色彩。显而易见空间的形态在与其政治性做比较时是相对中立和公平的。但是通过理性的抽象思维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空间的被监管和占据，所以我们才说空间被政治家作为一种战略手段所使用。空间已经逐渐丧失了它作为物质生产的器皿和中介这种应然性质，而是转变为自身具有生产可能性的资本的这种实然性质。空间自身能够进行物质生产，甚至是再生产。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难发现空间是具有无限资本增值的可能性的。空间生产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也是我们所无法估量的。这也是空间生产具有政治性的最主要标志和最根本原因。

第四节 空间生产理论在列斐伏尔思想理论中的地位

一、全部思想的精华

列斐伏尔说：“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②空间生产理论是列斐伏尔晚期的主要思想，但正是这个晚期的思想使列斐伏尔成为真正把空间生产与社会研究相融合的创造性人物之一。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这样评价他，“有很多被列斐伏尔描述为‘穿越现代世界复杂性的方法’，人们也许会想到文学批评、心理分析、语言学、话语分析、文化研究、批判哲学以及其他对这个现代世界的

^①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第 356 页

^②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22 页

历史发展与社会构成作综合的、批判性的阐释，使列斐伏尔不同于如此众多的其他学者的是他‘选择空间’作为主要的阐释线索，从1960年开始不断地把空间编织进他的主要作品中。”^①事实上，从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列斐伏尔就开始关注空间问题，并试图从空间的角度把他所有的理论都囊括其中，即从空间的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和现代性问题做出诠释；从空间的角度批判符号和消费的控制；从空间的角度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生产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对列斐伏尔全部思想的精华，是对早期思想中发现的问题的一种空间性追问和解答，因此，空间生产理论在列斐伏尔思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使他在空间理论方面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使人们牢牢记住了作为空间分析学家的亨利·列斐伏尔。

二、空间生产理论的启发性和独创性

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中。这部著作中论述空间生产的理论虽然晦涩难懂，但也是他诸多著作中对人们启发性最大的一部。这部著作紧紧抓住空间这一主题，将空间具体化为自然空间、抽象空间、具体空间、资本主义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不管是从何种意义上对空间做出的区分，列斐伏尔都是要告诉我们：“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②虽然列斐伏尔从不同层面对空间所作的分类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但他的政治与理论工程的目标又将这些眼花缭乱的空间融合在一起，对它们的表述不是杂乱的而是有着固定的主题的。对于这个主题，列斐伏尔说：“我将要描绘的路径因此与一个战略性的假设密切相连，也就是说，与浩大的理论及实践工程息息相关，我们说的是一项政治工程吗？既是又不是。它当然是空间政治学的体现，但因为它设想将所有的空间政治学都作为总的政治学来进行剖析，所以它又超越了政治学；这项工程试图指出通向一个不同空间的道路，通向不同（社会）生活和不同生产方式之空间的道路，因此它跨越了科学与乌托邦、真实与理想、构想的与实际的之间的鸿沟；它探索着既是客观又是主观的‘可能’

^①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27页

^②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154页

和‘不可能’的辩证关系，以求超越上述诸种对立。”^①正是这个浩大的工程和始终如一的主题使他的目光始终没有脱离现实，使他的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紧密相连。这种对空间内蕴的揭示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传统看法和对空间研究的漠视现状，使人们改变眼光，开始关注于空间的研究，开始进行空间问题的追问，开始进行空间理论的探讨。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在其思想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正因为此，他也被称为是空间生产理论的开山鼻祖，这一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书写了他晚年生涯的又一高峰。

本章小结

在空间生产理论中，列斐伏尔融合了他对马克思、黑格尔和尼采等人的哲学反思；对诗、音乐和艺术的直觉体悟；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解读：政治思潮和革命运动；对超现实主义的超越和对现实的关注；对整体性辩证法的运用；对结构主义、符号主义、存在主义、官僚主义的批判。他以一种创造性的方法从这些资源中洞察出了一种新的空间生产思想和可能性实践。在《空间的生产》最后一章中他写道：“今天我们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来关注空间……就像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层面上去关注所有隶属于它的那些空间一样。”^②物质的膨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新的情境”，人们的生存境遇出现了危机，一切地方和空间都“经历了变形”，这种变化和重构是激烈的，我们的“语言和语言学体系也需要彻底打碎，重新建构”^③“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④“这项任务，将在(空间性)社会实践中完成”。^⑤在空间生产理论中，列斐伏尔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幸存的秘密——突破时空限制的再生产，发现了语言符号的虚假性，同时也发现了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已经不是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建立了一个关于空间生产的知识

^①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60 页

^②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412 页

^③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15 页

^④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15 页

^⑤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414 页

体系。

第四章 空间生产理论的意义和局限

列斐伏尔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空间的思想把人们从时间的狭隘视阈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开始关注时间之外的空间,但其理论由于脱离实践,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乌托邦性质。

第一节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积极意义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联系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空间思想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的思想中还是隐含着空间的内容。列斐伏尔的思想受马克思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其空间政治学思想打上了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烙印,但是二者又有着很大的差异性。要了解二者的异同,必须要从各自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条件加以把握。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它是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这些需要大部分关涉到空间:住宅、家庭设备、运输与都市空间之重组等等,他们延伸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趋势,但同时剧烈地修改了其产品,这样做有助于日常生活的转变,有助于社会而非个人的方式来定义发展,同时又不排除个人的生产方式。”^①在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中,社会个体能够拥有这样的权力,他们可以接近一种空间,并能够选择在何种空间生存的权力。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依赖于公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列斐伏尔认为“在社会主义空间政治中的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意味着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②社会主义要解决空间矛盾必须要付诸于经济和社会手段。“社会主义这种社会的转变,预设了空间的拥有和集体管理,被利害相关的各方不断干预,即使他们有着多重的利益,这种取向能够克服工作空间和商品空间之间的分隔与脱离。”^③列斐伏尔并不满足于这种资本主义空间与社会主义空间的二分,他提出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即借鉴、

^①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285-295 页

^②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285-295 页

^③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285-295 页

继承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将到目前未为止的空间化历史过程理解为如下几个阶段：“一、绝对空间——自然状态，二、神圣的空间——埃及的神庙与暴君统治的国家，三、历史性空间——政治性国家、希腊式的城邦、罗马帝国，四、抽象空间——资本主义、财产的政治经济空间，五、矛盾性空间——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化意义的对立，六、差异空间——重估差异性与生活经验的未来空间。”^①就如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要经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资本主义空间和社会主义空间是空间历史发展的两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经历上述两个阶段之后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基本确定。在这一框架中空间已经成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对象，已经完成了其性质的转变。以空间为主线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将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空间发展模式。

列斐伏尔将马克思哲学与空间的分析理论相融合，开创了具有独创性的空间思想。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空间的思想，把人们从时间的狭隘视阈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认识到自身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再生，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来。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苟存的原因就是在于空间关系的再生产。历史就是空间关系再生产的历史。正是因为他独具匠心的思索，人们才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开始关注时间之外的空间，空间问题才真正成为进入人们视野中的“真问题”。

二、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突破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包含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生产的体系，整个的生产过程就是历史的演进过程。列斐伏尔拓展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他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指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既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差异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超越物的生产的有限性，成为空间本身的生产，成为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因此，对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辩证法进一步追根溯源，应是空间生产的辩证法。

^①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376 页

马克思也曾说过：“资本越发展……资本同时也就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①列斐伏尔认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悖论的理论，但他不认同马克思仅仅停留于此，便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理论。在他看来，在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仍旧幸存并仍旧得以发展，就在于资本主义超越了物的限制，占有空间并再生产空间。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局限就在于此，马克思仅仅拘泥于社会生产的过程，没有超越人与自然的内在矛盾，没有对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潜能做出分析，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不再是空间和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有限性，不断实现空间再生产的过程。而这种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转变成以城市空间为本体的理论，是将空间的再生产过程建在以差异性和关系性为本体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空间化的本体论”，是在马克思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根基之上，增添了空间辩证法。这种转变与创新与其说是从空间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如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空间化。因为，他要建立的不是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继承，而是关于空间生产的知识体系。“我们不再说什么空间的科学，而只说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知识……这个最普遍的产物”。^②

此外，列斐伏尔还将空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在空间的生产中融汇起来。他看到以往对空间的认知脱离了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他质疑以往空间认知的确实性。同时，试图平衡与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组织，他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角度来诠释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是被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控制和奴役的世界，这种控制和奴役已经超出公共的空间而渗入到人们休闲娱乐的私人空间中，甚至整个国家和官僚机构也被奴役化。而日常生活的异化是在空间的再生产过程中进行的。他说：“现代技术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它也以同样的方式将不平衡发展引入这个滞后的领域，而不平衡发展是我们的时代特征，它表现在各个方面，这些进展连同其结果正是社会具体生活

^①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第254页

^②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356页

中引发新的结构性冲突：一方面，人们看到了技术运用于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惊人变化；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惊人的降级……”。^①正是在这个异己的生活世界中，人们才远离原初的日常世界，所以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消灭异化求得解放。列斐伏尔用日常生活领域的异化取代了马克思的工作场所的异化，用社会文化的变化取代了经济的变革。在这里，我们不必拘泥于其理论是否合理是否具有现实性，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其突破马克思理论局限的探索和开创精神。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思想具有开放性，因而具有丰富性和灵活性，他不拘于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理解，不满于一成不变的思想教条和理论框架。他试图渗入事物的最内在核心，发现事物的最内在本质，揭露事物的最内在问题，他总揽全局，宏观叙事，不仅勇于在理论上的探索并进行积极的调查和运动，他不仅是一名伟大的理论家也是一名实践家。更为重要的是，他不再拘泥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既是又不是，既此又彼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完成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他不仅在探索空间理论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的解构，而且以此为出发点，“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重新结合”，引申出日常生活批判、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城市革命等概念。因此，爱德华·索亚曾如此评价列斐伏尔，他说，亨利·列斐伏尔也许不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对他的思想并不了解或存在误解，但是他开创了社会空间的探索，将社会性、空间性、历史性三者相融合，是一种‘三元辩证法’，基于此，他可以被看作进行空间探索的元哲学家。“他卓尔不群，是攻击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如萨特、阿尔都塞、福柯、普兰扎斯、吉登斯、哈维和詹姆逊……即便在今天，他依然是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②正如索亚所说，列斐伏尔在空间研究方面的取得的创造性成果是无人能及的。他的《空间

^①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1. 第 387 页

^② 黄继刚. 爱德华·索亚空间文化理论研究[D]. 山东大学, 2009. 第 23 页

的生产》一书,是其空间生产理论的成果性展示。这一成果曾深深影响了曼纽尔·卡斯特和戴维·哈维。他们对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紧密相连。而且,当代文化批判和文化社会学基本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是主张通过观察“社会象征空间”以及“社会生活空间”的相互关系去反映,去揭示社会权力的运作模式,从而去证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正确性并向其致敬。可见,虽然时隔三十几年,空间的生产理论仍具有不断被当代的可能性。他对空间的诠释及其建立的空间的历史辩证法不仅使索亚、詹姆逊、哈维等人受益匪浅,而且对当代的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文化批判等学科也都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二节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局限性

纵观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研究队伍,我们不难发现,各个时期尽管涌现出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但他们大都是理论上的“巨人”与实践上的“矮子”,并且大都是些意志上乐观和理智上悲观的人。他们在理论上离经叛道,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从未提出过的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并在骨子里透露出一种悲观主义倾向。他们因为自己的沉寂无为而悲观,因为自己的软弱无能而只能谈论方法、谈论艺术用来聊以慰藉。列斐伏尔作为其中主要创建人和代表人之一,也毫不例外,虽然相对于其他理论家,列斐伏尔在实践上称得上是一名强者,在理论上也算是一位乐观分子,在政治上也称得上是一名有为者。但是,他这个“强者”是普遍“弱者”中的“强者”,他这个“乐观”分子是陷入普遍“悲观”泥淖中的“乐观”,这个“有为”也是“冷漠”和“无为”的对比中的“有为”。因此,实质上,尽管列斐伏尔积极投身于革命,但在实践上仍是一名弱者。在理论上也只能算是“脸上挂着些许笑容,但心里充满惆怅”的悲观者。在政治上他虽然从未真正停下脚步,但从未沉寂无为中摆脱出来。我们都知道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从他的日常生活革命理论转变而来。而他的日常生活革命理论所引导的对日常生活革命之道路的探索,却从未取得过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和现实意义上的成果,他所做的只不过是理论上“呐喊”而已。任何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都存在

自身独特的空间，列斐伏尔不改变空间的生产而试图只改变社会形态，这只能是水中捞月，迷梦一场。所以如果没有生产出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对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总体的改变就成为一句空话。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由于自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通过对立性的矛盾空间而进入差异性的社会主义空间的路径，缺乏所应该具有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支持，所以一场不结果只开花的狂欢，失败是他所谓革命的必然结局。他的空间生产理论所追求的是一种的总体性的人，但是他却抛弃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从而只能是一种总体性的幼稚天真的乌托邦理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发生的包括“五月风暴”的一系列运动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生产理论中所渗透的思想与这些现实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转向空间理论的探索，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实质剖析和文化的革命，诉诸总体的人的实现，这无疑是一幅理想化的构建图纸，但也因为太过理想化而缺少实现的根基。他强调人自身的变革引起社会的变革，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理想诉求与哲学的理性构建都解决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他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离开了生产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改造，而诉诸文化的变革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列斐伏尔理论是存在着诸多不足的。首先，他过于极端的、人为地将日常生活世界理想化，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物质根基中脱离开来，甚至是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这种脱离现实根基的日常生活世界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图纸，文化革命只能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的变革意义。这一不足的结果是他抽象地发展了空间理论，而没有现实可能性支撑的空间只能是虚假的毫无意义的。其次，他试图在文化这一符号层面上去找寻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多困难的可能性路径，这无异于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将主要矛盾次要化，主要问题边缘化，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成熟的消极政治表现。要懂得，与巨大的、具有长久的变革意义的物质生产理论相比，文化的革命并不能担负起改变人类生存现状和“自由个性”实现的时代使命。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通过文化的批判来实现现状的根本革命是多么的荒谬和无稽。这种文化的革命不仅不能改变人们生存的焦虑和危机的现

状，而且还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恐怖。列斐伏尔有意漠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剖析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断言，将马克思宏大叙事的致思理路转换成微型的、瞬间在场的日常生活批判和日常生活艺术。这种艺术至多成为一种反现代性的批判话语，而不能成为整个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变革之声。所以，笔者认为，列斐伏尔的错误不是一种方法论向空间的拓展，而是一种超脱历史、超脱现实的思想，最终只能走向空洞和抽象的瓶颈。

本章小结

在当今的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相互交融，剥夺了人们生存的存在感和充实感，换来的却是精神的失落和家园的缺失。特别是在信息构建的虚拟世界中，在一种数字化的、冷酷化的社会境遇中，人类真正的自由、民主和权力无从谈起，文化遭到迫害，文化的软弱和匮乏日益彰显。列斐伏尔深刻的看到这一生存现状，所以在晚年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中深刻的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的异化现状并将资本主义的存活归结于社会空间中的再生产。但是正如同同时代的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这种文化的批判缺乏实践的根基，因而只能走入一种乌托邦的迷梦之中。

结论：“空间的生产”：一种新的生活政治策略

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的剖析，构建起以空间为本体的总体性知识体系。然而理论的成果并非列斐伏尔的最终目的，他的终极诉求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哲学的新的政治构想。他不赞同马克思只看到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物质生产，他企图超越时间限制，在空间的探究中完成社会空间的革命，从历史的解放完成空间的政治学的跨越。他的致思理路的最终指向是一种总体的人和以空间的生产为表征的生活世界。在他的理论中，代替那旧世界的，即代替那受资本主义和官僚阶级奴役的消费受控制的冷酷的、空洞的世界的，将是一个人和自然相互取用、人与他人和谐共处的世界；代替那人生活在其中感到精神失落和意义缺失的无人身、无人性的世界的，将是一个人作为一个“总体的人”能够通过改造自然空间来满足自身所需的世界。而伴随着这种空间世界的兴起的必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衰亡。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的全新的生活政治策略就是：“生产出人的类存在的空间”，生产出如艺术品一样的真善美统一的日常生活。这种理想化的空间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同质化的抽象空间或内在矛盾的空间，而是内蕴着差异性和异质性的社会主义空间，即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是一个重复性的过程，更是一个异质性的过程。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理想政治目标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下自由个性的理想生存状态有些神似，可以说，其政治目标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目标的空间化改造。他也曾模仿马克思的语气说，社会主义必须生产属于自己的空间；如果不能生产出属于自己的合适空间，那么改变生活和社会就成为一句空话；为了改变生活，必须改变空间。而没有创造新空间的革命是不完整的、不彻底的革命，因为它改变的只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或政治纲领，而没有改变生活本身。列斐伏尔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信仰者和继承者，他的空间本体论在本质上仍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的深化和提升。

另一方面，列斐伏尔又是马克思哲学的改革者和创新者。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的主导地位已经被新的空间的生产的所取代；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已经被空间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人类历史正处在根本性的转变

时期，即从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自身的生产，也就是处在“被生产出的空间”（前工业社会）和“空间中的生产”（古典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向中。列斐伏尔把空间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统治对象，他的空间政治批判是把都市化——国家——全球化的“三位一体”作为准确的理解近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做法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模型思想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此外，他又将空间看作是洞穿后现代社会的“无历史意识”的比较神秘的并且充满了辩证思维的历史话语方式。列斐伏尔尖锐地发现，与时间相比，空间已经成为现今社会资本的最重要、最有效的统治工具，时至今日，一系列暴力机关构成的现代国家的暴力统治也已成为控制资本的最主要手段。福柯就认为，我们面对今天这种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力控制时，我们所能做的微乎其微，我们不可能反抗也没有能力去反抗。面对这些，我们的结局只有一个——无家可归。列斐伏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空间既然是压迫的重点区域也正是反抗的最激烈场所。正是在权力和权力的结合的缝隙处这一关键部位列斐伏尔观察到了一种“新政治”的出现。这就为我们证明了，列斐伏尔所宣扬的城市空间理论是一种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议程。同马克思一样，列斐伏尔突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所以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丝毫不让人感到惊讶。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没有停留于马克思所留恋的古典的、抽象的阶级单元和思维逻辑上，而是已经深入到微观权力形式的分析上，深入到关于日常生活的微观的政治的多元性分析上。他已经抛弃了“社会群体还是个体”这种比较传统的古典的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政治学方法，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视野——宏观与微观集合的辩证统一。此外，列斐伏尔还用尼采与福柯意义上的权利谱系学取代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是用微观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历史辩证法取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辩证法。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区别关键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体还是群体，而是被我们忽略的空间视野的转换。列斐伏尔并不专注于全人类解放这一长时段的大事情，而是以长时段、以大尺度为参考系，去着眼于其当下的小范围内的空间的日常生活的解放与文化的批判等小事情。对于马克思所追求的全人类解放这一最高理想将其抛弃，但是他并没有放弃马克

思的历史辩证法，这正是人们将其理论称为“后马克思”的而非“反马克思的”的特殊立场之缘由。

参考文献

- [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London: Blackwell Ltd, 1991.
- [2]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 [3]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 [4]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5] 亨利·列斐伏尔、阿格妮丝·赫勒. 《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M].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 卷[M]. 人民出版社, 1965.
- [7] 詹明信. 《后现代主义, 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三联书店, 1997.
- [8] 爱德华·索亚.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9]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译林出版社, 2000.
- [10]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11] 马克斯·霍克海姆、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9.
- [13] 衣俊卿等. 《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4] 衣俊卿. 《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15] 刘怀玉. 《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16]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17] 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18] 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 [19]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0]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
- [21] 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J].江海学刊,2007(2).
- [22] 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J].国外理论动态.2006(1)
- [23] 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J].江苏社会科学,2009(1).
- [24] 刘怀玉.《去遥远的“地方”体验“最近处”的人文精神》[J].南方文坛,2003.
- [25] 刘怀玉.《消费社会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转向》[J].理论探讨.2005.
- [26] 张子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2007(5)
- [27] 刘怀玉,范海武.《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一种后马克思的都市化乌托邦构想》[J].求是学刊,2004.
- [28] 郑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J].社会学研究,2011(3).
- [29] 任平.《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J].江海学刊.2007(2).
- [30] 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科学.2008(5)
- [31] 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社会.2008(2)
- [32] 李春敏.《近年来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研究综述》[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3)
- [33] 黄继刚.《爱德华·索亚的空间文化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2009.

致 谢

当敲完最后一个字符时，毕业论文终于画上了句号。重新回头细细阅读早已不陌生的文字，我感触颇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即将结束，三年的学习生活使我受益匪浅。论文的完稿对我而言，是宝贵的。它是无数教诲、关爱和帮助的结果。现在要向他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导师隼鸿飞老师。隼老师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在论文的选题、搜集资料和写作阶段，隼老师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每当我有所疑问，隼老师总会放下繁忙的工作，不厌其烦地指点我；在我初稿完成之后，隼老师又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对我的论文认真的批改，字字句句把关，提出许多中肯的指导意见，使我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不致迷失方向。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对事业的孜孜追求将影响和激励我的一生，他对我的关心和教诲我更将永远铭记。借此机会，我谨向隼老师致以深深地敬意。

其次，我还要感谢李宝文老师、韩雅丽老师、高来源老师、李红章老师等各位授业恩师，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严格、无私、高质量的教导，我才能在这几年的学习过程中汲取专业知识和迅速提升能力。感谢衣俊卿教授、李楠明教授、赵海峰教授、王晓东教授、杨彬教授，老师们谦逊朴素的为人，严谨细致的治学，令我如沐春风、倍感温馨。数载教诲，师恩难报，我在这里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同时也感谢这三年来与我互勉互励的诸位同学，在各位同学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始终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能在这样一个团队中度过，是我极大的荣幸。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给予我的不断鼓励和帮助，正是有了这份支持，我才有了坚强的后盾和前进的动力。在此祝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本论文的完成远非终点，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论文中不免会存在纰漏和不足，这些都将是新的征程上一个新的起点。我将继续前行！